

## 誰來印鈔票？

黃春興 2004-10-03

這本書寫得很簡潔，條理也很清晰，讀者只要按章節讀下去，並不需要導讀。再說，本書作者莫瑞·羅斯巴德是二十世紀末奧地利經濟學派少數的代表人物，任何的〈序言〉都不免狗尾續貂。這難處，是我在答應寫這篇「書前文章」之後才嚐到的。既不能是導讀，也不宜是序言，那就只剩下〈後言〉的文體。後言擺在書後，並不是台灣出版界的風格。沒路可走，只好求突破，我就試著寫一篇擺在書前的〈後言〉。

有了多年的教學與研究經驗，我猜想讀者的疑惑該會是這類：「為什麼作者不去研究一套有效管理政府的理論，好讓政府在控制貨幣時無法循私護短？這樣，政府不再有流弊而百姓也坐收良好貨幣的益處。這樣不是雙贏？作者何必那麼偏狹，緊咬著政府的缺點不放？」在傳統強調大政府的中華文化薰陶下，產生這類的質疑是很自然的。其實，這類觀點不僅是一般的文化反應，在經濟社會進入全球化而個人日益覺得自己渺小無助時，期待大有為政府或世界政府的心態也較上世紀末為強烈。還有一種影響是來自學界對民主的過度信任，譬如書市中流行的公司統理與政府統理等理論，大都在傳遞這樣的信念：不論是大公司或大政府，只要股東或人民能設計出一套健全的統理和控管機制，就能放手讓管理階層發揮競爭優勢。

是的。就國家而言，人們將管理大權轉讓給政府之後，並不會就放任掌權者茲意行事，而是會設計一套統理他們的制度，那可能是一些成文規則，也可能是某些監督委員會。專就本書所談的貨幣議題而言，如果社會上使用單一貨幣的交易成本遠低於使用多元貨幣，我們是可以將貨幣的發行與控制權轉讓給政府，只要能研究出一套有效地統理政府官員的制度。這期待已經發展成時潮，不僅幾位研究這方面的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也使得資訊不完全等相關問題的經濟研究

成爲大學的當紅課程。

羅斯巴德和他所宣傳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並不反對上述觀點，能尋找出讓政府與百姓雙贏的制度原本就是經濟學家的使命。但不能搞混，政府和百姓的區分是錯的，因爲政府的掌權者也是人，和百姓是一樣的。政府和百姓都人，只要是人就存在人本質上的缺陷。在政治權力誘惑下，人本質上的缺陷就如阿克頓爵士所說的「權力使人腐化」，也包括權力新貴常流露的傲慢。一旦開始腐化，貪污濫權循私護短等行爲就相續出現；一旦開始傲慢，監督調查的成本便會爬升。只要政府的效益依然高過這些成本，我們思考的方向是應該如何去改善或改進統理政府的制度。在這方面，奧地利學派的海耶克和深受該學派影響的布坎南都有不少的貢獻。

然而，他們在思考一些可以用來約束掌權者的制度後，也都明白地指出：任何約束性的制度最後仍需要靠人去執行，如果擁有最後執行權力的不是公正又全能的上帝，如果他們依舊是人也同樣存在人本質上的缺陷。西方在這方面的傳統智慧是：最好交給上帝或上帝所訂的制度來運作，否則就盡可能地將執行權力分散到不同的監督者去。

如果找不到上帝所訂的制度，那麼整個政府與人民之關係的推論又會回到原點，因爲權力最分散的制度是市場，能避免上述困境的唯一出口也是市場。可是，市場也是人或人的行爲的聚集，處處都可見到人本質上的另一類缺陷：自私、短視、和虛偽。不驚訝地，正直和公義的人們會挺身出來批評市場的種種缺失，並宣揚以政府機能去矯正市場的缺失；不久，當人們發現正直和公義的人們也不斷展現人本質上的缺陷後，自由主義著開始護衛市場與交易的自由，不讓腐敗的政府毀了人們的生機。這是一場永無止息的政治經濟學的爭議。

這爭議能否有解？奧地利經濟學學者會說：只要人繼續充當上帝，困擾人類歷史的老問題就會繼續下去。由於市場或政府都是人和人的行爲的聚集，羅斯巴德在第二章就提到的：「如果人民不相信政府能將錢幣自由市場中的歹徒繩之於

法，那麼當政府擁有對貨幣的完全掌控權，而且能變造錢幣、偽造錢幣或者以市場上的歹徒之姿，行全面性的合法制裁行爲時，人民又如何能信賴政府？若是認爲政府必須把一切財產收歸有，以防止任何人偷竊財產，那當然是無稽之談，殊不知在剝奪私人鑄幣權利背後的，確是同一套理論。」(第 33 頁)既然問題在於人本質的缺陷，有效的答案就不要繞著市場或政府打轉。他認爲人本質的缺陷表現在市場是偽幣，在政府是通貨膨脹。我們不必面對這些痛苦的選擇，而是直接請「上帝」來當最後的仲裁者，以祂發行和控制的黃金作爲貨幣。這樣，偽幣和通貨膨脹的弊端都會降到最低。

奧地利經濟學把貨幣看成是一種制度，是「上帝」所設計的制度，而金本位爲其一種，它不是市場，也不是政府。人們應該信任「上帝」發行的黃金，不要信任任何的人所發行的貨幣。羅斯巴德認爲只有重量不是來自人的信任的，本來美元或英鎊或法郎在政府未介入前也是以重量單位，但成了法定單位之後就不再是重量單位，也就不再可信任了。

本書專注討論貨幣，讀者一定會說貨幣只是一個特例，因爲貨幣有「上帝」發行的黃金可用。但貨幣之外，諸如教育或郵政等，若不存在上帝的發行物時，羅斯巴德會作何種選擇？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他會如何選擇？直覺上，讀者一定會猜他將選擇市場。是的。他在貨幣的演變過程中說到：「經過好幾世紀，金和銀取代其他商品，成爲自由競爭市場中的貨幣，兩者都有獨特的市場性…。無論如何，自由市場發現金和銀是兩種最有效率的貨幣，而這才是重點所在。」(第 24-25 頁)當我們問到市場與政府的選擇時，不就像在金和銀兩種貨幣中挑一種出來？羅斯巴德的回答是兩者都有特色，金可用於大量交易，銀可用於小額交易。在使用金和銀之前，人們用過「維吉尼亞的菸草、西印度的糖、阿比西尼亞鹽…」，但這些都遠不如金或銀好。所以他說，貨幣問題並不是挑選哪一種，重點是「怎樣發現」金和銀是兩種最有效率的貨幣？

這個答案是「自由市場」。換句話說，即使金或銀可能是一時上選，但也只

是一時，我們還期待未來有更好的貨幣出現。這就是奧地利學派傾向市場而反對政府的基本論點。由於市場和政府也都有缺失，不容易比較優劣，即使一時之間有所勝劣，但未來可能還有更好的制度會出現，我們必須讓這更好的制度有出現的機會。明顯地，如果勝敗是交由政府來判定，政府很可能在權力的行使下壓制未來的更好制度。相對地，若交由市場決定，由於每個人都很微小，壓制的可能性就很小。羅斯巴德不把這種每個人都很微小而讓市場決定未來演進的過程看成是人的行動，而看成是「上帝」的設計。他相信這是唯一可以跳脫人本質之缺陷的制度。